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易五

咸

咸恆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

卦屬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説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内卦以下亦有足象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説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虚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

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
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
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
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
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
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
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

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絶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

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拽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

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

感處之意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

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廹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

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

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

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

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其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時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

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遂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

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呂文穆皆如此不害爲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豪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作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作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

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畧欲分别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

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逸兩句若牢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

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
一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
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
出那肚裏許多纍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
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
近日諸公多有為持平之説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
濁之論此是也不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
不平也不知怎生平得倜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

議欲為調停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謗所謂

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温公後來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劒得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其甞説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

此決定無益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

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剗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不然者便羣

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徇俗雷

同不喚作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們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忍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

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以上語類十一條

恆

恆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履之問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恆矣曰物理之始

終變易所以為恆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

恆

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問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

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恆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旣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恆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恆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

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恆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恆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恆其德則无羞咎以上語類五條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

為所説王允温嶠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温嶠是乗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蕪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

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窓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其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

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

他貞正以上語類七條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

說理曰亦縁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

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葢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場正作

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
從前所説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
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然
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此卦多説羊羊是兊之屬季通説這箇是夾住底兊卦
兩畫當一畫以上語類五條

晉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

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

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

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

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説話聖人所説卦爻只是略略説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説得甚淺伊川説得太深聖人所説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做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以上語類四條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于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于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

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文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内必明乃好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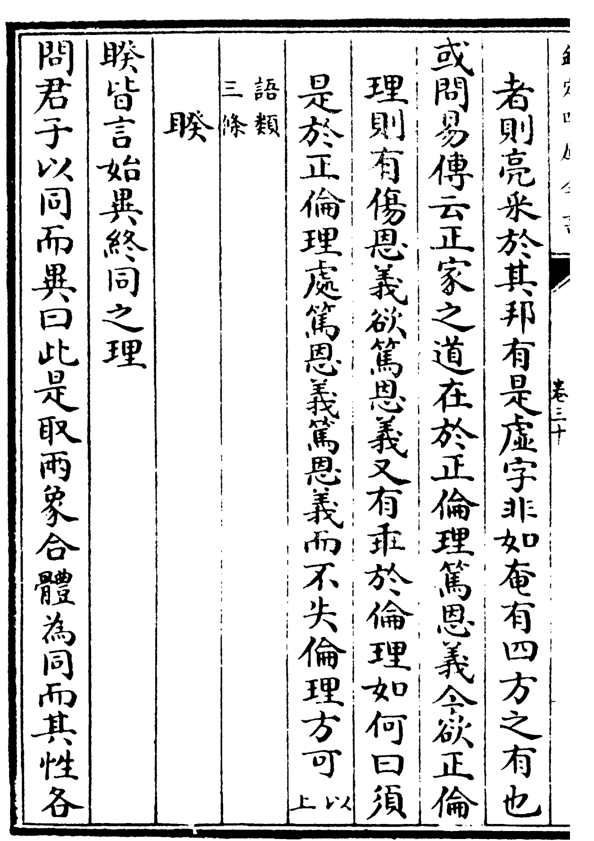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
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
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
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
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
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
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
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

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闇也以上語類四條

家人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



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以上語類三條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

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説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説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説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

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

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灭而作而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强以上語類九條

蹇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惟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

則為來説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説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説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以上語類四條

解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

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作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

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以上語類五條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絶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

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多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以上語類七條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説乘木有功中孚説乘木舟虚以此見得只是木字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

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伊川説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説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説某謂易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

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以上語類五條

夬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

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户羔反惟孚號古來作去聲看來亦只當作平聲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葢九三雖與上

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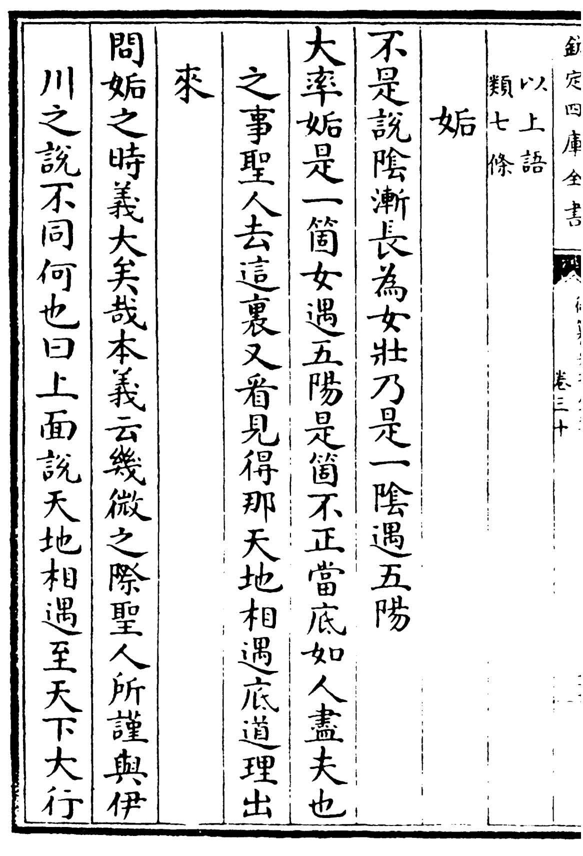
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欲易

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樣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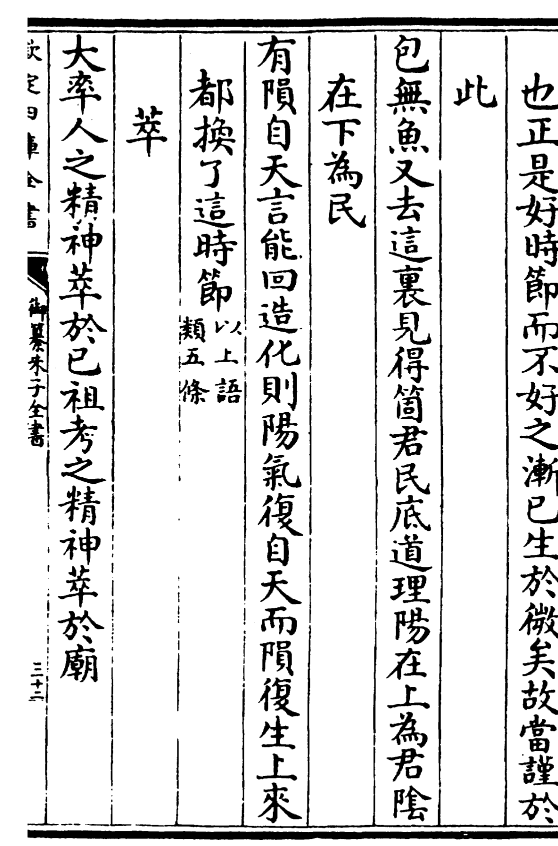


以上語類七條

姤

不是説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説不同何也曰上面説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包無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以上語類五條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以上語類三條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

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以上

語類三條

困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

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于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以上語類五條

井

井彖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

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以上語類五條

革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

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

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

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

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

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

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

到這處方變了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

鐧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以上語類五條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説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

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漸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漸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作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

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

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湼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湼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

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
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
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顏淵問
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
要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容貌辭氣之間此數
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
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

者耶是必有在矣其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麽生可畏可歎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以上語類四條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作一串說下來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匕鬯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
　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
　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
　不免他人語言以上語類五條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邉說下來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

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止也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説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

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

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内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説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横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説却不同又是一説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説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説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説何如曰老氏之説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虚其心亦是使

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又曰艮其背看

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令人又說得深少間

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

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

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滚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静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

動中之止伊川云内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

得其正似只說得静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

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象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

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固有覩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

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彖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以上語類十一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

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答楊子順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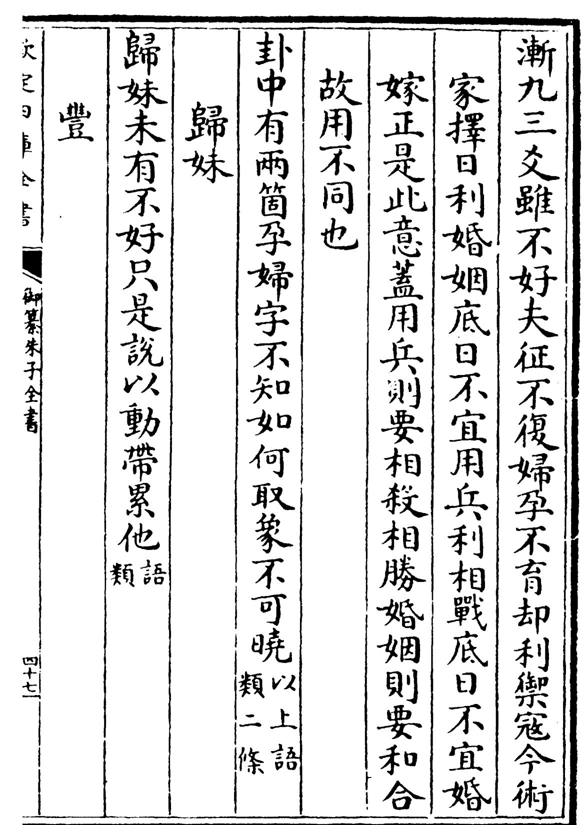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以上語類二條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終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曰得之。答余彛孫 文集

艮其限是截作兩段去 語類

漸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以上語類二條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語類

豐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豪驕矜自滿之心

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

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

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闊以上語類四條

旅

資斧有作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

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以上語類二條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

中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别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以上語類六條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作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以上語類二條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

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説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説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説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説一汗字為象不為

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以上語類五條

節

説以行險伊川之説是也説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沈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

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豫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

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以上語類五條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别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

未出殻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

乎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柰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著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

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著水方得令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以上語類六條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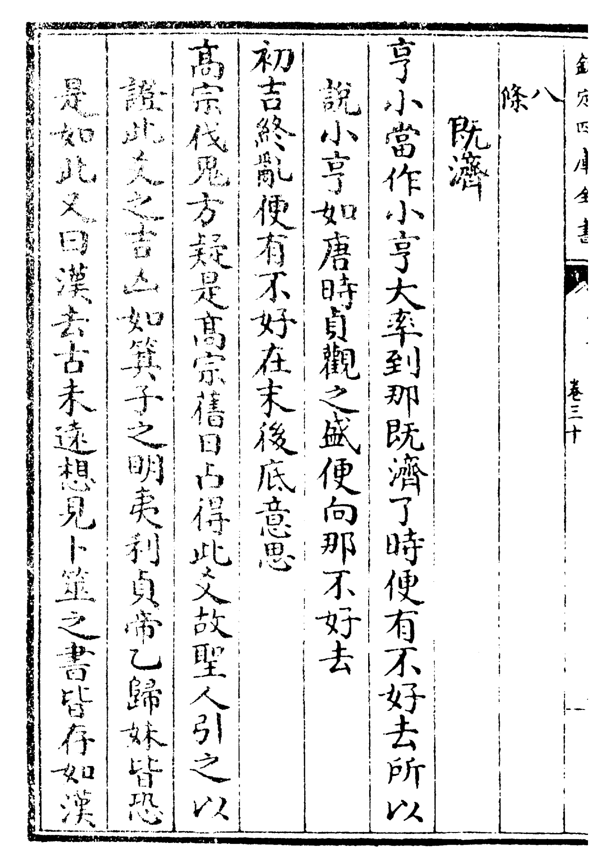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以上語類



八條

既濟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

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

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

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

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説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

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以上語類五條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

以未濟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

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

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

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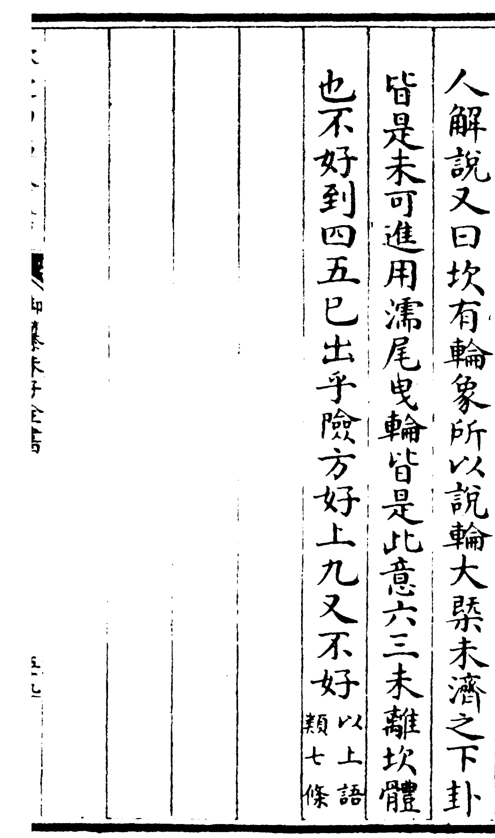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

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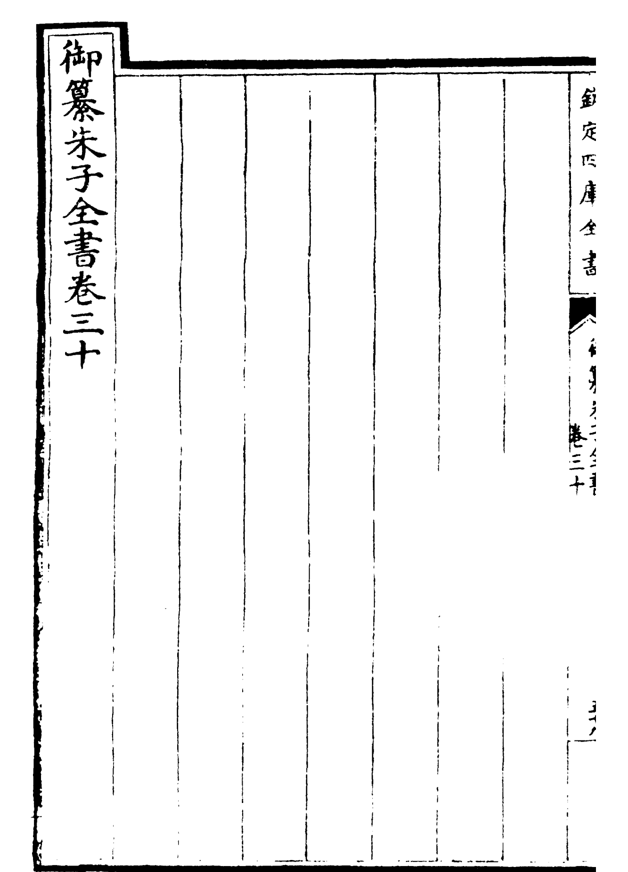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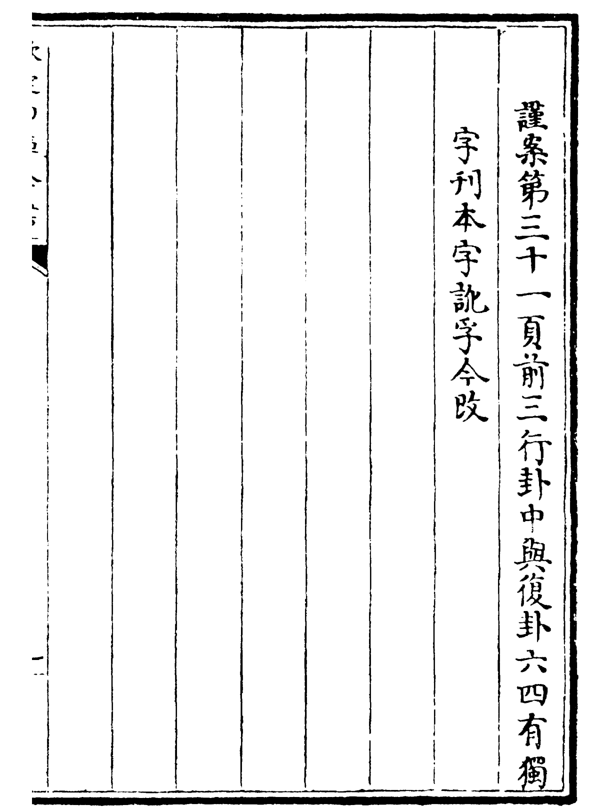
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衆

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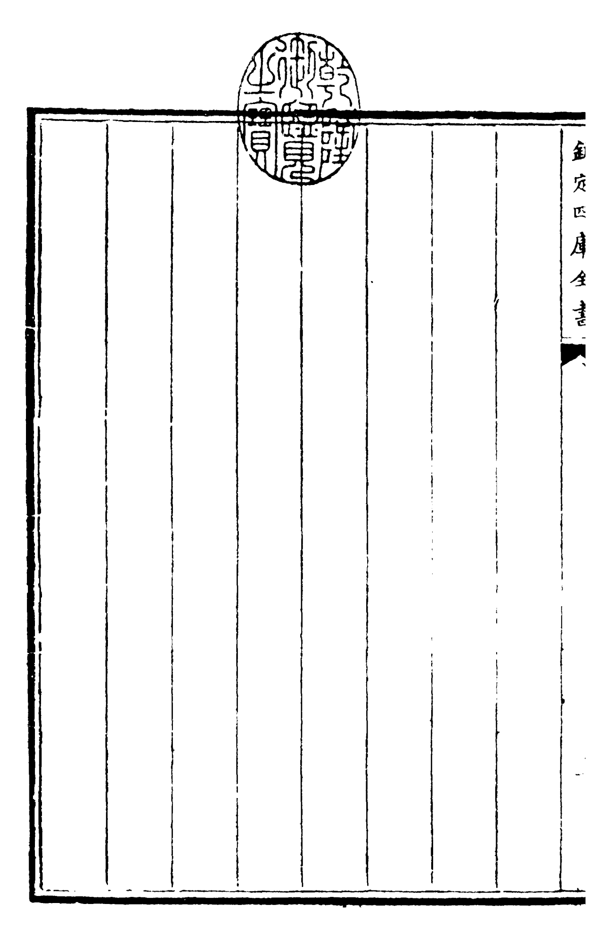
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

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以上語類七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三行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刊本字訛孚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

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

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

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
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如此
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
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
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
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

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

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葢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滾同

說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爲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

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説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

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闔揻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説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牝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

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豪釐之間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地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

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伯豐問易簡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

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

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别無作為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

從之葢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為賢人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

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
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
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
退自剛而趨乎柔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
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隂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

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

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

去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

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

曰然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

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

自然樂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

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閒常理會得此道理到

用時便占以上語類八條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

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

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
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
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
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
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
矣曰然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

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是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三章

問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

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

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曰人未死如何知得

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

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
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
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
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
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
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本則
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
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已不知有

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𨺗郛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為陰或為陽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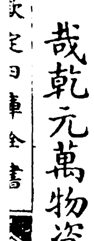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以上語類十五條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



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不是說人性上事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
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
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純言道理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
成之者性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

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

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寳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寳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静處便以為知

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

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
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
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
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
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
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
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
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

而不可易張乖崖説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

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畧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

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一 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

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以上語類十九條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至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以言乎遠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

只觀之人身便見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問陰耦陽竒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竒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問易簡之善配至徳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徳以上語類六條

右第六章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

只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

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

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是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畢具無有欠闕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

性存其所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現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

共底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横渠之説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纎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横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説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耶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説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説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箇口裏説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説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説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

與人説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説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説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葢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

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

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

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

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

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

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

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

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

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
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脈
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
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
曲直錯雜處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
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
雜亂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

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以上語類

十一條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二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已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

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

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再閏也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

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爲奇扐者歸其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爲奇而以揲之餘爲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爲策數以爲聖人從來只說隂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策爲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

一揲扐為扐恐是掛為掛之誤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㽦録云則是六年再閏也如其巳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于君前有誅黿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旣揲餘數不為策數也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

又仄來有圖見啟蒙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為貞變卦七為悔曰是如此以上語類

十一條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

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横起計度也蔿固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筭金錢當之則其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預也答曽無疑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竊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

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

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

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答董叔重

示諭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諭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蓍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

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雜乎陰陽五行者其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豪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强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為無病也答趙子欽

問策數曰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

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

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别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

此則不可易也答程泰之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某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蓍之莖數也禮曰龜爲卜筴爲筮是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某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〇又云竒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竒歸之也某竊謂竒者左右

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又云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其竊謂多少之説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耦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

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

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録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某竊謂四營

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後成爻與郭沖晦○以上文集五條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决之於鬼神德行便神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以上語類三條

右第九章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

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問馬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

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 謨録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蓍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説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

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

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元本

云七下生六為陰八上生九又為陽便是上下為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浄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

事惟是易説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説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説箇成務易是説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深就心上説幾就事上説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

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

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以上語類十三條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

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發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册象在畫蓍

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下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與易精變神說○文集

右第十章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

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

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令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

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已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是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

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卻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
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
作用一豪之私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
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
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
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
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卻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已
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

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

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
天之道方是說卜筮
退藏於密密是主静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静固是静
又有大静萬化森然者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
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
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

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隂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

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

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

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斡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以上語類九條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眹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

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

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

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

太極生陰陽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

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以上語類

四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某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

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

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

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

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
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
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
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
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與邦冲晦
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曰其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極
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

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泰之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吳晦叔○以上文集三條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即蓍也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即龜用二即蓍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即是五行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曰貞曰悔即是内外卦也

占龜土兆大横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大横庚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以上語類三條

河圖洛書某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

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岀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虚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於前叚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出於緯書而畧之也與郭冲晦○此朱子未定之説

問河圖洛書曰論雖以四十五者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葢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

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答程泰之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蓍歸奇之數乃是湊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湊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況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

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答蔡季通

○以上文集三條

右第十一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

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

甚麽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别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隂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

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

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

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别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

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
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
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
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
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

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乾坤其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説二卦此易只是説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説易之道理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説兩畫之列是説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説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説揲蓍求卦

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以上

語類十一條

乾坤其易之緼邪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答張敬夫問目○文集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

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

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

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横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

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

是推而行之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

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以上語類十條

右第十二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